

第一百五十二次会议最后纪录

1982年2月9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拉厄伊马厄凯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罗斯·社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 进先生
俞益嘉先生
杨明良先生
王芷云夫人
杯 成先生
冯镇耀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札波托茨基先生
齐 马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诺斯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安德森先生
特奥林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纳札尔金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埃夫多科欣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罗斯托先生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伦纳德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冈德森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谨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二次全体会议开始。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博士发言。他是前来日内瓦准备在今天的委员会上发言的。

罗斯托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坐在这间漂亮的大厅里总使人感到激动和觉悟。这个大厅使我们对许多失败和胜利记忆犹新，它提醒我们，光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今天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我感谢你对我们的欢迎。我国代表团期望，在你的领导下，委员会本月份的工作将是建设性的和有成果的。我们祝你工作成功。我保证，美国代表团在今后一个月中将给予支持与合作。另外，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表示赞赏，他在去年8月份履行了需付出很大努力的义务。

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参加了去年秋天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我曾阐明美国的立场。在这里我不愿重复我当时的发言。但是，某种程度上的重复对于保持连续性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强调起见，也是可取的。为此，我谨向主席先生表示歉意，并请你和其他同事们原谅。

在第一委员会会议上，我指出美国一贯支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本委员会已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实际步骤来减少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我们大家都能由于过去的成果加强决心并引以自豪，它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军备控制运动，并促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前身在外交活动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外交活动使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1年的海床军备控制条约；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和1977年的改变环境公约。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方法与其他多边组织都不相同。它的目标不仅是要对各国提出呼吁要求，而且要逐渐形成协商一致意见，以便对提交委员会的问题采取实际的行动。

当我指出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时，我希望我的话不会被误解。本委员会不能也不应该在不存在协商一致意见的领域中强求协商一致。愿意在非根本性问题上折中妥协是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它是各民主社会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而且它对国际合作的可行性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联合国毕竟是作为

(罗斯托先生，美国)

一个在寻求实现《宪章》宗旨的过程中协调各会员国行动的中心而存在的。但是在非根本性问题上妥协不能也不应意味着掩盖根本的分歧。《宪章》是建立在尊重大、小国家的平等权利的原则基础上的。绝不应要求任何国家牺牲其根本的和固有的权利来谋求协商一致。

坦率而透彻地发表不同意见往往会有助于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尽管这似乎是自相矛盾。在不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清楚地了解为何不可能的原因也能为最终达成协议作出重大贡献。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就本委员会处理的有争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其他人也同样地坦率。我向你们保证。在制定我们今后的立场时，我们将倾听那些与我们不同的观点。

本着这种精神，现在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世界政治的现状同一些军备控制问题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些问题已经列入、或应该列入我们的议程。军备控制的努力毕竟是世界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形成并促进和平。但是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也是正确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世界政治的现状也能轻易地破坏和摧毁军备控制的可能性。这是今天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人面临的挑战。

去年秋天我在第一委员会上发言时指出，对联合国大会和本委员会军备控制议程上的许多很老的问题进行的传统讨论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现实的现象。我说过，其所以有这种脱离现实世界的思想状态的原因是，联合国已习惯于在对和平问题的任何客观研究中忽视中心的问题。《宪章》中关于国家行为的第二条第四项的影响下降了。这一重要条文必然是《宪章》的第一条诫命。它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这条禁令只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宪章》第51条和安理会的权力坚决保护的进行个别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特别是最近十年中，对和平的威胁和破坏以及侵略行径不断增加——这些行动包括对世界各地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从东南亚到加勒比海地区，接连不断地有国家受到威胁或遭到实际的攻击。有些无端侵略甚至都无须以自卫作为借口。武装人员和恐怖分子泰然地越过政治边界去袭击破坏国家的政治独立。

在侵略面前习惯于保持可耻的沉默或提出无力的抗议会产生很多后果，全都是恶果。从长远来说，最有害的后果也许是对国际法的影响。法律反映了每个社会认

(罗斯托先生，美国)

为是正确的行为型式。只要社会努力实际执行并最终有效地实施法律规范，那么即使法律规范不能完全立即得到遵守，也还是可以存在下去的。但是如果破坏已宣布的法律规范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如果一个社会不再努力坚持要人们遵守其法律规范，这些已宣布的法律规范就不再是具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虚伪的陈词滥调而已。我请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数一数世界上有多少地方燃烧着违反《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战火，然后再考虑一下我们未能严格而公正地维护这一条款是否在实际上废除了这一国际社会的宪法原则。

美国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如果第二条第四项成为虚设的规定，那么寻求裁军就不过是唐吉珂德式的和乌托邦式的活动。我并不是把这两个词当作贬义词来用。塞万提斯和圣·托马斯·摩尔的精神对于人类文明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军备控制不要仅仅是梦想或是希望。如果世界陷于无政府状态，为谈判军备控制协定所作的努力就不再是加强和维护和平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了。它就不过是人类心灵的绝望的表白，不过是内心的呼声，表达了人类在一个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威胁性越大的世界里对理性和尊严的向往。

尽管大小国家都不断地念裁军和军备控制的经，但是由于害怕或为了追求权力，它们都在争相扩军。在这种情况下，将近十年来我们没有达成任何重大的军备控制协议或军备裁减协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世界事务中，《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影响的下降和军备控制相应的缺乏进展，其根本原因是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作为这种政策的基础的惊人的军事集结。

虽然苏联的宣传机器承认世界处于威胁之中，但是它又宣称对和平的威胁是所谓“军备竞赛”造成的，这个军备竞赛的形式是西方力图在军事上取得对苏联的优势，然后发动核战争。但是军备竞赛并不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军事均势的历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1945年以后的多年中，苏联的常规武装部队超过美国，而美国的核力量则超过苏联。在七十年代，当美国在核领域中保持原有水平并削减其常规部队时，苏联则在继续增加其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美国并没有竞赛。相反，美国接受了它所说的苏联为实现均衡和平等、取得显要地位和得到承认的大国地位所作的努力。在西方有许多人曾相信，苏联一旦取得了平等地位，它就会停止其军事集结并安下心来根据《宪章》的规定实行和平共处。

(罗斯托先生, 美国)

现在, 西方的任何人都不能同意这个看法了。无论按哪一种衡量标准, 苏联在军事上都已达到和与美国均衡, 但是它仍在继续扩充其武装部队, 并以武力来扩大其帝国。

对此, 美国及其盟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不得不担负起使自己的武装部队现代化的重担, 努力恢复军事上的均衡。但是这种努力是很晚才作出的。

世界上的动乱并非都是由苏联挑起的。很多动乱并不是苏联的干涉所造成。但是, 苏联为了扩大它的支配范围, 确实利用和操纵了区域性的动乱。而且苏联的榜样诱使其他国家也采取侵略行动, 并希望他国不作出有效的反应, 就象苏联在其扩张帝国的冒险中一直没有遇到有效反映那样。

在世界政治的领域里, 苏联的扩张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麻烦。相反, 它是确定事态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苏联扩张主义寻求毁坏自由赖以生存的世界力量均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苏联已经走得太远了。这已使人们普遍感到担心, 如果我们不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 使《宪法》第二条第四项恢复成为国际政治中现行有效法律的一部分, 普遍的担心就会变成普遍的恐慌。

美国认为, 现在该是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要求苏联接受唯一可能的真正缓和的准则的时候了, 这条准则即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国际使用武力的规定。

当我们向苏联代表阐述这一观点时, 他们有时回答说, 我们是要他们放弃一种“以他们的社会和国家性质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对此, 美国的答复是, 我们承认苏联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完全自由地宣传共产主义的信仰。任何民主国家都绝不会考虑采取另外一种立场。但我们不能接受的——国家制度不能容忍——是这样一种论点, 即苏联有特殊的、专有的权利通过武力传播其信仰。任何联合国的机构或任何国家的任何学者都未能使苏联的这一基本立场和《宪章》调和起来, 和作为《宪章》基本背景的国际习惯法调和起来。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授权其邻国派军队或者武装人员越过其边界或向对抗其权力的人提供武装。苏联的理论是企图证明根本不可能证明的论点。这种理论是一种失败的理论。实际上这种理论已经显示同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合作的必要条件格格不入。

苏联领导人也许会认为, 近几年中他们在实现其统治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

(罗斯托先生, 美国)

展。但这只是假象。苏联为了建立帝国, 在过去四三十年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是苏联的努力却改变了它的战略地位。它使得那些决心要维护自由的国家结成了广泛的联盟。显然苏联决不会达到它的目的, 即使是通过战争, 也是不能得逞的。

二十世纪历史中这悲剧性一章的教训是清楚的。当现在还有时间来改变进程并回到和平道路上来的时候, 我们愿强调指出这一点。

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最高国家利益在于一个和平体制, 在这种体制中, 所有国家都遵守《宪章》中关于国际使用武力的规定。经济稳定和进步, 维护人权, 发展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以及鼓励进步的和平政策, 这些是我们在世界政治中的其他目标, 所有这些目标最终都有赖于取得和维护上述意义上的和平。

我们认为, 实现和平体制也是其他各国的最高国家利益。的确, 各国都通过《宪章》庄严地向其他国家保证: 这种意义上的和平是它的最高国家利益。现在应该明确了——用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辛·李维诺夫的话来说——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战争的原动力使人无处藏身。里根总统曾经说过, 世界不能容忍在国际使用武力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为其辩解。所有各国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黑格国务卿说过:

“如果苏联继续坚持其侵略行动, 《宪章》中关于国际使用武力的规则就会对失去其对各国行为的全部影响。”

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将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重新全力贯彻严格而坚定地遵守《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政策, 以此对和平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日内瓦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以及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继续进行的讨论应有助于在全世界形成一种新的公众舆论。这种公众舆论会迫使各国接受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占主导地位的理想。在那次会议上, 人们在可怕的战争阴影下通过了《联合国宪章》。

苏联在波兰的政策表明,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几年来大家清楚地看到, 在波兰除了一小撮党和国家的官员外, 波兰人民一直寻求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一种自由和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多元主义为特性的新秩序。最重要的是, 波兰人民清楚地表明, 从1792年至1918年期间一直支撑着波兰民族的精神仍然是不可征服的。

(罗斯托先生, 美国)

大约三十年之前, 当三个获胜的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会议时, 它们许诺让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进行自由选择。肯尼迪总统在一个著名的场合说过“现在生活在危险之中的我们两国人民”将不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除非苏联信守其让东欧进行自由选择的诺言。

但是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对东欧所作的诺言并未得到遵守。特别是鉴于战后谅解中的其他条款也受到破坏, 这些诺言本身就使波兰危机变成为在国际上理所当然地使人深切关注的事。

波兰危机在国际上还有另一个更为基本的方面。波兰的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者实行的军法管制都是在苏联的共同策划和参与下进行的, 并且是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下进行的, 苏联威胁说, 如果波兰的武装部队不采取行动, 苏联就要亲自出马。这是违反《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以武力相威胁和使用武力, 粗暴地破坏了世界政治中最为敏感和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的和平。

最后,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都已强调指出, 波兰事件违反了1975年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载入该文件中的各项保证和希望使我们更加有理由坚信, 波兰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纯粹的国内问题。

在波兰危机问题上, 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强调指出所发生的一切的严重性, 而且要给苏联提供一条和平而富有建设性的道路, 使其把它的安全考虑同波兰人民的正当要求协调起来。1945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体制应适应和平的变化。如果不能弯曲, 就必然会折断。因此, 里根总统在12月23日的声明中表示, 美国将在大规模的有效行动方案中给予合作, 以恢复波兰经济的活力, 同时决不威胁苏联的合法安全利益。他还回忆起四十年代后期美国提议的马歇尔计划。波兰起初是接受了这一计划的, 后来又被迫拒绝了。与此同时, 里根总统还警告不要采取可能会引起战争的步骤。任何人都无法预见或控制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后果。

美国非常希望波兰危机会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结局。苏联如果这样改变其政策, 就会有可能达成许多其他的协议, 并有助于为真正改善国际政治的气候和国际社会的结构铺平道路。

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所依靠的一个主要手段是谈判削减核武器特别是进攻性核武器的公正均衡的协定。正如里根总统在1981年11月18日的讲话中所明确指出

(罗斯托先生，美国)

的，我们在这些会谈中的政策是，提出使双方有同等能力阻止核战争所必需的任何裁减的建议。同等威慑能力政策将使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使用或挥舞核武器作为侵略或政治胁迫的工具。衡量威慑性，区别报复性武器和能用以侵略的武器，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但只要抱有诚意，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目前美国在核武器上的政策包括几个不同的因素。关于中程陆基核导弹，谈判已经在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开始了，并且正在考虑里根总统提出的关于销毁部署在任何地方的所有这类武器系统的建议。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绝不仅仅限于问题的这一方面。里根总统在1981年11月18日的讲话中还建议早日恢复苏美就削减洲际导弹进行的谈判，重新恢复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谈判，并大力解决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和减少由于不确定性或估计失误引起战争的可能性措施问题。里根总统说，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基于“同样的公正原则，即大规模地、具有重大军事意义地裁减军事力量，为类似的军事力量规定同等的最高数额，以及充分的核查规定。”

美国正是在这一政策范围内努力实现军备控制。我保证，如果苏联采取克制的政策，使得一系列军备控制谈判和在这一领域中的其他合作性活动得以继续进行，那么美国将竭尽全力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美国军备控制政策中的这些基本支柱对于本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集中很大注意力考虑的问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直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在本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的多次讨论中，在最终应该禁止试验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论，但是对于解决办法和时间却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美国政府不仅根据核试验对军备控制努力的影响，而且根据保持核均势稳定的必要性，审查了核试验的问题，同时特别注意到实现有效核查措施和确保遵守任何商定的限制的重要性。

显然，对彻底禁止核爆炸的任何审议必须同西方各国维持可信的威慑力量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同样清楚的是，禁止试验本身无法消除核武器构成的威胁。限制试验的问题必然要在核问题的广泛范畴内加以考虑。在消除核威胁方面取得进展的直接办法是，把《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恢复为世界政治中的现实，就大量裁减核武器进行谈判，以及最终消除核武器本身。因此虽然全面禁止核试验是美国的军备控制全部长期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全面

(罗斯托先生，美国)

禁试会有助于减少核武器的威胁或有助于保持核均势的稳定。美国和本委员会内的成员完全一样，极为关心希望从世界政治中排除核武器的重担的工作能迅速进展。美国将在本委员会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在化学武器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做了有益的工作，美国对以前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各位主席和其他有效地参与了这一努力的各代表团表示赞赏。里根总统现已重申美国支持为取得彻底的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所作的努力，并已指示美国代表积极参加这一重要工作。美国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为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而工作的适当讲坛。因此，美国打算集中努力在本委员会中拟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我们认为，工作小组已圆满地完成了大部分的初期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重要的取得协议和存在分歧的领域。下一步则要看看是否有可能把关于一项最后协定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各种观点协调起来。这一步骤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美国代表团支持修改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使它能够从事这一重要工作。

在核查军备控制协定的遵守情况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认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应从政治和技术的观点特别注意核查和遵守协定的问题。我敦促工作小组的成员们发挥他们的专长并运用他们的创造精神找出克服这一领域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的办法。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未公布的储存和未公布的化学武器生产、装料和储存设施。另外当化学武器专家们开会的时候，我还要促请他们除了继续就毒性标准进行工作之外，还要审议那些监测关闭化学武器的生产及装料设施的可行的技术方法。委员会可以这种方式来发挥我们的集体专长，以设法克服与核查一项最终达成的协定有关的主要障碍。美国政府认为，和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一领域中，核查军备控制协定遵守情况的问题需要各签署国之间的积极合作，而不能单独依靠国家的技术手段。

当我谈到各专家小组的时候，我还要花一些时间来谈谈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该小组的工作是讨论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流问题。众所周知，美国一直积极参加该小组的全部活动。我们希望这一工作在能产生有益结果的情况下一直继续下去，我们愿完全支持该小组正在进行的努力。我们知道，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已表示对扩大该小组的职权感兴趣，扩大职权后能使小组考虑交换核爆炸的资料和

(罗斯托先生, 美国)

交换某些在大气层中发生的异常事件的资料的可能性。我们也研究了这一可能性, 并想同其他代表团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这里的想法是要提高科学专家小组对改进我们的核查能力作出有益贡献的能力。

在上届联大会议上, 控制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结果通过了两项决议都要求把这一问题列入本委员会的议程。美国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步骤。这个问题既困难又复杂, 不能同更广泛的军备控制问题分割开。因为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广, 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在这一领域立即取得进展。这是一个必须极为谨慎地对待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问题极多, 各种陷阱也极多。事先不经过充分的思考仓促行事, 将会致命地破坏我们在外层空间实现稳定的环境的目标。在这一阶段, 美国愿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非正式地、一般地讨论这一问题, 在非正式会议上, 可在采取任何进一步步骤之前充分地研究各种意见和提议。

我还未提到三个过去曾是委员会的议题现在又有待我们采取最后行动的问题。我指的是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问题以及制定一份《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美国希望不久即可完成放射性武器条约, 我们在过去曾多次说过, 虽然这一条约并不是把核妖魔重新关进瓶中的重大步骤, 但却是向前进展了一步。在这一领域中凡我们能够做到的事肯定都应做到。更多的延误时间只意味着更难于就这一条约达成最后协议。

关于委员会在过去三届会议中积极审议的另一个问题, 即所谓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 我愿重申美国在1978年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单方面保证。当时美国说:

“美国不对任何《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 或作出不取得核爆炸装置的任何类似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的国家, 使用核武器, 除非这个国家进攻美国、美国领土或军队或其盟国, 而这个国家在进行或支援进攻时是和一个核武器国家结盟或合作。”

美国遵守这一声明, 把它作为可靠的、坚定的保证。然而我们过去参加了, 并愿继续参加解决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组, 并愿参加重新设立该小组的协商一致意见。美国认为, 虽然我们当然不反对共同保证的想法, 但是要形成有人所建议的共同保证是极为困难的。

(罗斯托先生, 美国)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赋予委员会制定一份《综合裁军方案》的任务极为重要。我们坚决支持这一努力, 并将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工作, 以期公布一份将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有意义的方案。美国认为, 要取得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 这份方案就必须是现实的, 并反映出所有国家的安全需要。这份方案应以促进世界稳定与和平作为总的目标, 为世界各国提出行动的方针。

现代武器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世界政治的动荡局势都强调了遵守条约问题作为本委员会的职责之一的特别重要性。信任是和平条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孟德斯鸠说和平是一种任何人都无须害怕其邻人的安宁状态。可惜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不符合这一标准。苏联的任何邻国都不能说它感到放心, 自己的边界不会受到侵犯。一般性地说, 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造成的担忧远不止影响其近邻, 它使其他国家也担心阿富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的命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人们对于苏联是否遵守化学和生物战的国际协定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疑问。这些疑问影响着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 而且这些疑问也对是否能核查苏联对其他军备控制条约特别是核武器条约的遵守情况, 蒙上了阴影。

1967年, 国际红十字会公布了在也门使用苏制化学武器的令人不安的证据。现在, 在老挝、柬埔寨和阿富汗使用致命化学武器的初步、间接的证据已被来自东南亚的新证据所证实——即在那里使用了被禁用的致命性真菌毒素, 这是特别残酷和不人道的战争武器。这类武器的生产和使用, 产生了关于遵守那些限制这类活动的现有国际规定的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些规定中包括1972年的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苏联是这两项协定的缔约国。这一事态还表明, 有必要进一步审议那些应适用的核查和遵守条款是否充分的问题。

所有有关国家对调查此事的联合国专家小组的工作给予最充分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仅仅要求注意这些问题是不够的。我们要求作出解答。1979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了炭疽病, 但从未对此作出过充分的解释。苏联及其朋友和盟国强烈地否认苏联曾以任何方式使用毒素或其他化学武器。但是苏联仍然不愿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或者提供可解除国际社会正当关注的合作。苏联在这种调查面前的行为只能加深所有抱有良好愿望的人们的怀疑和焦虑。这是一个对委员会的工作具有特别重

要意义的事实。

(罗斯托先生, 美国)

因此, 很有必要把核查军备控制条约的遵守情况作为我们委员会工作计划的中心内容。在各国就监测和强制遵守这类协定方面进行意义深远的国际合作原则达成一致意见之前, 军备控制和裁军不可能作为和平方案开始实现其全部潜力。最近苏联说, 虽然苏联继续首先依靠国家的手段来核查军备控制条约的遵守情况, 同时, 它也愿意在有必要和适合进行合作核查的情况下接受合作的核查手段。美国欢迎这种保证。美国还回想起, 1947年审议美国的国际管制核能建议——即巴鲁克计划——的时候, 苏联曾发表过一份更为全面的声明, 表示它愿意为了实行军备控制接受视察和其他的合作核查手段。国际气氛的变幻无常和不稳定性使得苏联极有必要比勃列日涅夫主席1981年11月23日的讲话更前进一步, 按照葛罗米柯外长在早些时候提出的内容更广的建议行事。

到目前为止, 我仅顺便提到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是因为在许多方面, 我们还无法清楚地预见到这次会议的形式和对我们的共同努力所作的贡献的性质。6月份纽约会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现在到那时我们这里的进展情况。本委员会在《综合裁军方案》方面的工作将是一项主要的投入。在这一努力中, 美国愿发挥极有力的作用。但是, 我们这里的工作显然并不完全决定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各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它们公开声明的目标和意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工作将特别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让我们表示这样的希望, 在我们能影响事态发展的范围以内, 本委员会将对特别联大作出贡献, 这次特别联大的特点应该是现实地估量在维护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限制军备所起的作用。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主席先生, 请接受我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向你致以的最衷心的祝贺, 祝贺你在这个重要的关键的会议刚刚开始时, 就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 你在执行任务期间可以指望我们的合作。

还请允许我向你和我们所有同事致以最热烈的感谢, 感谢你们对我就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新的代表所给予的欢迎, 同时请允许我声明, 在互相尊重基础上与你们大家保持友好关系是我的真诚愿望, 因为这是符合这个为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重要机构的崇高目标和任务的。你们之中的多数人具有广泛的善于处世的和政治和外

(特拉克夫先生，保加利亚)

交的经验，此外还有在裁军领域里的特殊经验，因此能加入你们的行列是我的荣幸，我期待和指望你们的合作。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作的第一次发言里，我只打算代表我们代表团发表一些评论，而不幸涉就具体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的细节。

我们大家都遗憾地注意到责成我们的委员会进行工作时所处的国际形势仍然是复杂的和紧张的。近来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的不是裁军和紧张局势的缓和，而是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推进，“有限核战争”的新理论、“预防性”的和其他形式的核攻击，以及军事预算的增长。美国1983年的军事预算计划就是这些趋向的最新实例。这一切也必然增加了爆发冲突，包括爆发核战争的可能。

我们认为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导致这种事态的原因是加剧对抗的政策、在全球范围追求军事优势和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的政策，以及压制为民族和社会自由而奋斗的力量的政策——这也就是一个主要的西方国家里的帝国主义集团最近所遵循的政策。

这个政策不仅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亿万居民所不能接受的；即使是对政策制订者本身也是灾难性的。因而，我们将不停地反复警告，在当前这种充满着对和平的种种危险的困难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都应该克制自己，不去遵循导致对抗加剧的道路，而要选择导致为解决国际问题去采取实际行动的道路，即为签订限制、裁减和消除军备的国际协定和条约而进行谈判的道路。

在这个基本原则指导下，社会主义华沙条约成员国在1981年12月1日和2日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外交部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出席会议的国家认为，每个国家、每个负责的政治家的最高职责是，表现出克制并使他们的行动与人们的根本需求相一致，通过维护和加强和平，不将物质和科学的进展用于灭绝人民和毁灭文明的目的，而是用来解决各国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用来增进福利和繁荣文化生活”。

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急迫的任务是争取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采取真正的具体的裁军措施，特别是在核领域里的裁军措施。

认识到采取措施以减少核战争、包括地区规模核战争的危险的迫切需要，保加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利亚人民共和国。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曾建议应该对于把巴尔干地区变成无核区的意见加以实际的考虑。在这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在保加利亚建国一千三百周年时的讲话中，表示愿意就此问题在索菲亚组织一次巴尔干各国领导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和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创建无核武器区将是在旧大陆加强国家间的信任的一个重要措施。

我们欢迎关于限制欧洲核武器的苏美会谈的恢复，并欢迎勃列日涅夫先生在他会见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时所发表的声明中所阐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立场。我们也赞成他提出的关于双方在严格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早日恢复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的紧急要求。

在马德里会议上出现的、为欧洲军事缓和和裁军召开一次会议的决定将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的一个决定——不象那些要把马德里会议变成攻击和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论坛的企图那样——将有助于加强欧洲的安全和合作。

我不愿隐瞒这样的事实，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新的参加者，我不满意地吃惊地在这个大厅里听到某些有关在马德里和日内瓦这里完全不同的目标和态度的发言。对波兰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公开攻击并干涉其内政应作如何解释？一些代表甚至走得如此之远，竟批评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内部体制来了。

不幸的是，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罗斯托先生在今天的发言里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论调，我们期望从他那里听到的不是充满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谴责的长篇政治说教，而是就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问题提出更具体的建议。

我们不同意并且抗议把一个具体政府所采取的宪法措施说成是阻碍了我们的工作的企图。对我们来说，这是常见的宣传运动的又一个例子，是一种烟幕，在这种烟幕的背后，某些人企图掩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生产和部署越来越新的类型武器所通过的大量具体的和危险的决定。

这种行动的决策者们是否相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能够成为他们的掩饰手段，并能成为他们对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真正措施缺乏政治愿望的正当理由？

我们赞成在这里所发表的这种观点：如果将本委员会——多边裁军谈判的唯一机构——转变成为一个辩论俱乐部，一个互相指责和攻击的场所，而不是把精力集中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于负责的任务上，那将是极不可取和十分遗憾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代表团赞成苏联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的呼吁：加紧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以期在谈判中取得真正成果，从而为加强国际安全和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奠定牢固的基础作出实质性贡献。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高度评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牢固的组织基础之上，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就裁军问题签订适当的协议所能发挥的作用。

各国对裁军谈判的极为重视反映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之中。前面的许多发言人已经恰当地强调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贯彻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愿望方面，正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责任。世界社会和世界人民正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毫无疑问，在我们将要审议的项目中，应给核裁军和有关限制核军备竞赛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全面范围的问题以优先地位。在这一点上，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根据苏联的动议所通过的防止核灾难的宣言是特别重要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已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包括根据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五十段的规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核裁军开始谈判。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和逐步裁减核武库直至全部销毁的建议一直是过去三年来的谈判桌上的议题。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代表团与本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代表团具有同样的关切并赞成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要求。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三边会谈，但是我们期待西方伙伴终于能对苏联的建设性步骤作出积极响应的这种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

我们代表团将继续对通过地震监测未来条约的遵守情况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做出贡献。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是与核武器新类型的发展问题紧密相联的。美国现政府决定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就是这种暗淡前景的一个例子。为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被一些虚假的借口，比如说什么中子武器基本上并不是什么新类型武器，因而不需要单独加以考虑等论调所阻挠。

立即着手为制订禁止这种类型武器的公约而进行谈判是重要的，因为许多专家已断然肯定这种武器会降低“核门槛”。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另一个与核武器问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是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我们代表团对这问题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积极地参加了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的目标继续是缔结一个国际公约，同时也要考虑在这个方面的其他建议。在这点上，我们认为现在是开始就不在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放置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了。

我们的代表团确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制定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上。我们完全支持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以便就这样一个条约取得一致意见，及其文本进行讨论。

就化学武器所进行的谈判的进展情况是一个例子，说明裁军谈判委员会所进行的努力是如何地落后于这种武器的新的更危险的类型的发展与部署。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国一起，我们赞成在为未来公约具体条款的起草工作开辟道路这个职责范围内，加紧进行各种谈判。

我们支持大会为迅速恢复双边谈判所做的呼吁，而且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则应特别注意二元的和其他新类型的化学武器，也应特别注意不在目前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放置化学武器的问题。

我们的代表团非常重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新类型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问题。考虑到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发展，我们敦促设立一个有资格政府专家小组。我们相信设立这样一个小组将能在一个常设的意图明确的组织结构范围内对此问题做出深入的研究。

我不准备详细论述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已经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立场。我们希望所有代表团都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以便工作小组能在积极参加多边裁军谈判的、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团团长罗夫莱斯大使的指导下，完成对它的委任。

我在结束裁军谈判委员会呈所作的第一次发言之前，愿引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的一些论述，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这些论述极好地反映了我们在军备竞赛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我们为在裁军领域里采取真正的措施所做的努力。托·日·夫·科·夫·在·他·最·近·会·见·珀·盖·蒙·出·版·社·主·席·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时·讲·了·下·面·的·话·：

“保加利亚是个小国，鉴于军备竞赛的新的直线加剧，我们是否不得不加拨防卫资金，还是我们可以将那些资金用于和平建设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们对新的美国‘巡航’和‘潘兴Ⅱ式’核导弹是否将放置在西欧也决不是漠不关心的，特别是由于保加利亚也在这些核导弹的射程之内。对于生产核武器的决定我们的态度也是同样的，这些核武器根据战略计划也将要在我们的大陆上放置。

这个问题决不是保加利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装备了这种类型的武器，或有无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的问题。问题的要害是大量积聚了这类武器的越来越新的类型——一类比一类更危险，一类比一类更昂贵——这决不能创造更稳定的和平。与此相反，增长着的堆积如山的军备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莫大的威胁。”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愿再次声明，本届会议期间，根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保加利亚代表团将对议程上的各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详细看法。

主席：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象我前面几个发言人一样，对你就任本委员会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我国代表团愿意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职责时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愿意借此机会感谢尊敬的同事们在发言中对我过去担任主席所表示的嘉许。我愿意再次对各国代表团和本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及其同事们在我任职期间给予的合作和协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主席先生，自从《联合国宪章》通过以来，国际社会历年始终不断地肯定裁军的必要性。人们一再表示，必须实现裁军，特别是实现核裁军。遗憾的是，一直没有能够把这些言词变成具体的行动。虽然人人都在发言中叫喊要求裁军，事实上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一直在不停地进行。各核武器国家军火库里的核武器，其数量和无法想象的杀伤能力，都在不断地增加，从而加剧而不是减弱了——更不

(萨尼先生, 印度尼西亚)

用说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国际社会经常表明急盼各国，特别是那些核国家和拥有最大军火库的国家，迅速采取具体的裁军措施。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非政府机构和个人都组织集会，通过决议，发表声明并提出呼吁，还举行群众性的示威，要求停止核军备竞赛，要求裁军。看来，当前的问题，与其说是引起各国人民的注意，象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第99段所提出的，进一步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便强有力地推动裁军的问题，还不如说是联合国各会员国和本委员会将如何具体地响应国际公众舆论的要求，以及如何把庄严的声明变成具体的和积极的行动，按照《最后文件》第126段的话去做的问题，这段话要求“全面彻底裁军，并作出进一步的集体努力，以求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消除战争威胁，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执行以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为目的的实际措施；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削减军费，并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帮助提高所有人民的福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当前所必需的是把那些庄严的言词变成具体的行动，不是继续重复同样的言论，而又不作出急需时采取行动的政治决定来使言论得以兑现。

主席先生，作为一个正在加紧努力提高人民福利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与裁军努力的成败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相信，裁军过程中的具体成就将导致国际和区域性范围的和平和安全的加强，这是成功地进行国家发展使之不受阻碍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裁军同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最后文件》第34和35段所指出的，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会对其他领域产生有利效果，或大大有助于其他领域取得成果。我们注意到两份使人感兴趣的研究报告，分别论述裁军同发展的关系和裁军同国际安全的关系，这两份研究报告是由秘书长在一批专家协助下编写，于去年提交给第三十六届大会的。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缓和的进展，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以及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尊重将再次占主导地位，创造出一种气氛，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履行国际社会委托的职责中，能更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本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竭尽全力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创造这样一种有利于裁军过程的国际政治气氛是所有国家，特别是最强大的国家的任务。核战争引起的大屠杀不会单单局限于核国家，不会不超出它们的边界，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着非常失望的心情，实际上是无能为力地注视着核大国之间的实力竞赛，这是全人类生存本身安危所系的

(萨尼先生, 印度尼西亚)

问题。我们非常关切地注意到, 以武装到牙齿的强国之间不断发生政治对抗和斗争、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军备竞赛的加强为特点的国际政治气候日益恶化。根据这种情况, 我们代表团表示希望美苏两国之间关于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的谈判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促进裁军的进程。

主席先生,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地谈一谈我们委员会本届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问题。这次1982年第一期会议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我们这次会议正好是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之前召开。因此, 我们的工作安排要尽可能对这届特别联大的成功作出贡献。裁军谈判委员会是由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成立的机构, 它应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报告它对于它本身在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中规定的“行动纲领”所作贡献的评价。第36/92号决议提出, 应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一个《综合裁军方案》, 这将对特别联大的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决议还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加强在裁军的优先问题方面的谈判, 以便使它能够通过具体的成绩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 同时就委员会正在审议的各个问题的谈判情况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一份特别报告。因此, 在安排我们的工作时, 我们必须记住联大期望本委员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的贡献。所以由我们支配的将近十二周的时间应当最有效率地加以利用。考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殊性, 本委员会准备起草提交给这届特别联大的报告从形式到内容也应具有特色,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尽快进行详细的讨论。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个报告也应包括对于本委员会将近四年前由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改组以来工作成绩的评价。

在议程方面, 我国代表团对秘书处提出的草案没有异议。我们同意把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作为一项新的议程项目。但是我们觉得, 由于可利用的时间有限,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慎重确定优先次序和讨论每一项议题所用的时间, 使裁军谈判委员会确能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可贵的贡献。为此, 主席先生, 工作计划的安排应做到尽量多分配时间来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认为最有可能产生具体结果, 以后提交特别联大审议并有希望获得通过的项目, 例如《综合裁军方案》。

至于成立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 我国代表团的態度大家都清楚。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 由于特设工作小组已证明是进行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认真谈判的最好场所，所以应该建立上述《最后文件》赋予最重要优先地位的两项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这是三年前本委员会工作开始以来21国集团一再提出的要求，也是最近第三十六届大会第36/92F号决议提出的要求。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的建立更为紧迫，因为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关于禁止核试验的三方谈判会在最近的将来恢复。我国代表团也同意重新成立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等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并立即着手工作。我们感到满意的是，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在其干练的主席、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的主持下，工作一直没有间断。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能按照第36/96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第36/97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和第36/92F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的要求，把我提到的这最后三个问题的谈判结果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然而正如我早先指出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对这些工作小组的时间分配，应在如实地评价裁军谈判委员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所作贡献的基础上，按照委员会规定的有关议程项目的优先程度，实事求是地确定。我国代表团希望，关于化学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可予以扩大，以便委托它按照第36/96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和第36/96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的要求，实际拟定一个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草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甚至部分地做到这一点，这个草案就会是我们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一个宝贵贡献。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期待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综合裁军方案》。关于这个方案，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两个问题，即“优先次序”和执行该方案的所谓“时间范围”。当然，《综合裁军方案》本身并不是目的。裁军的关键是方案的具体执行。如同《最后文件》第9和第109段所指出的，《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将导致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是裁军进程的最后目标。

关于实现裁军进程最后目标的谈判优先次序，它们应该：

首先要符合裁军努力的当前目标，那就是《最后文件》第8段所指出的“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执行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和平开辟道路”。

其次要符合《最后文件》作为优先事项所提到的武器种类和裁军措施。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最后文件》第45段，其中指出：“裁军谈判的优先次序如下：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任何常规武器；裁减武装部队”。

载于第CD/230号文件，由我国代表团参加的2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考虑到了《最后文件》中有关条款，如第8和45段的内容。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问题，如果不就整个方案和方案的每个阶段规定具体的时间它就会失去作为“方案”的意义。这样，各国为执行《综合裁军方案》所承担的政治义务也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而《综合裁军方案》也只能成为一个包括一长串建议但对应在何时执行完毕不作任何规定的文件。这肯定不是国际社会所期望的东西。过去三十五年来，一直都在用宣言、声明、保证以及其他方式表达要认真进行裁军努力的意愿。国际社会肯定期望更多的东西；它期望根据一个商定的方案采取具体的行动。它肯定要求看到裁军过程中的具体结果会在特定的期间实现。它也希望，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如果不是在这一代，就是在下一代，人们就会生活在一个享有持久和平的世界。所以规定一个执行《综合裁军方案》的具体时间范围是十分重要的。分阶段就意味着有必要建立一个审查制度，国际社会能通过这个制度总结《综合裁军方案》每个阶段设想的措施的执行情况。根据这种审查，可以决定把某些没有完成的措施推迟到下个阶段去执行。如果有些措施在有关阶段结束之前已经完成，就要决定下一阶段的哪些措施可以立即开始执行。当然，在实际分阶段执行《方案》的过程中，也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

我们一直希望，我们有可能指望下一个千年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到那个时候，由于我们实现了裁军进程的最后目标，即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危及人类生存的核战争威胁就会消除，到那个时候，技术进步和能利用的资金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可全部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但是，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我很怀疑到二〇〇〇年这一希望是否能够实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使这一希望尽早在下个千年期的最初年代中得以实现。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取决于象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国家，而是取决于核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以及拥有庞大核武器武库和尖端常规武器的军事强国。用人们已折惯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无论男女老幼，平均每个人都可摊上相当于三吨的炸药，随时可以把他炸得粉碎。根据“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第A/35/392号文件），每年有五千亿美元用于军事目的，而根据“关于裁军和发展的关系的研究”（第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35 / 356号文件)，这笔款项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80年为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提供的官方援助的十九倍。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人类的三分之二，其中有五亿七千万人营养不足，八亿人是文盲，十五亿人很少或得不到医疗服务，两亿五千万儿童失学。我国代表团极为关注地注意到秘书长2月2日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祝词中所说的话，他特别指出，据估计，为整个人类提供一年必需品所需的资金比军备竞赛一个月的费用还要少”。但是也许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些事实以便使那些对裁军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们懂得，要扭转军备竞赛并为裁军与和平进行认真的工作，现在确实已经为时很晚了。

至于我们这一期会议的闭幕日期，考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筹备委员会将于4月26日开始举行会议，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本身将于1982年6月7日开始，我国代表团建议，我们这次1982年会议的第一期会议应在1982年4月16日星期五结束，但是，如果增加几天能使我们真正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更积极更可贵的贡献，那么也可以将这一期会议延长两天。

由于这是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期会议所以，如果我们要向这届特别联大作出有意义的贡献，我们就得抓紧时间进行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不但要证明它作为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是有效用的，而且要证明它是有效能的。它需要向一个非常苛求而最没有耐心的世界性机构提交一份关于它的成就或缺乏成就的事实报告，而且要证明它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说句公道话，我们尚未能取得具体的成果是不能归咎于本委员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努力工作的，但是国际政治气候妨碍我们实现我们大家要求的结果。也许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看看能否作些改进。杰出的荷兰代表在我们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已充分地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以我国代表团表示的希望作为我发言的结束语，这种希望在当前情况下也许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际政治气氛会有所改善，从而有助于本委员会为实现裁军进程的最后目标——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作出的努力取得成功。然而，我决不是主张我们应该等待国际政治气候的改善。相反，国际政治气氛的恶化应该增强我们的决心，争取在谈判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具体成果。

(萨尼先生, 印度尼西亚)

我们要为实现裁军, 特别是核裁军, 进行不懈的努力。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不裁军, 人类就会毁灭。

谢谢你, 主席先生。

主席: 感谢你在发言中对会议主席的嘉许。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深为满意地看到友好的伊朗的代表在本月份期间主持本委员会的讨论。长期以来, 伊朗和印度之间在文化、传统和语言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国代表团本着我们共同历史传统的精神向你保证, 我们将在你完成艰难任务的时候给予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我还愿向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表示感谢。他干练地主持了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结束阶段的工作。

我们杰出的同事、意大利大使迪蒙特泽莫洛不幸逝世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资格的外交家。我谨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深切诚挚的哀悼。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荷兰的费因大使告别。他经常以锋利的发言活跃本委员会的气氛, 并赢得了所有同他共事的人的尊敬。我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精神愉快。因为费因大使今天没有出席会议, 所以我谨请荷兰的代表团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敬意。

我还愿代表印度代表团欢迎来自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同事们。我相信, 他们作出的贡献将大大丰富和加强本委员会的工作。

今年6月即将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性。在几个月的时间内, 国际社会将密切注视和评价本委员会及其所做的工作。如果说最近闭幕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结果能给我们任何暗示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预期关于我们这个机构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实际意义和效用将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2月2日费因大使在令人深思的讲话中, 提到了在纽约的第一委员会工作中以及在日内瓦本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某些令人不安的趋向。如果说第一委员会有时似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乎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的话，其责任肯定在于那些多年来对大会的各项庄严决议置若罔闻的人。例如，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曾提请我们注意大会以压倒多数或者甚至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许多要求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决议。如果某些核武器国家继续厚颜无耻地、傲慢地无视这些它们本身也投票赞成的决议，这肯定不会增加大会的威望和权威。

裁军谈判委员会也处于相似的窘境之中。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看到顽固的少数阻止本机构履行其庄严的谈判职责的可悲情景。尽管禁止核试验和核裁军是我们议程上的最重要优先项目，但是对这些项目中的特有的和具体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进行多边的谈判。有人企图把委员会变成瑞典的图尔森夫人贴切地说到的“邮箱”，转送大国草拟的如放射性武器公约这样一些次要优先项目的条约草案。如果本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曾经抵制了这种企图，那么就不能把他们的态度仅仅看成是阻止进展的策略行动。

在这里我还愿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把别国的关切斥之为“愚蠢的”或是别有用心的”，而把自己的提议誉之为“真诚的”和“现实的”，那是再简单不过的做法。我们可不要患那种近视症鼓吹自己手中的枪是用来维护和平的，而别人手中的枪则是要发动战争。

同样，虽然我们要认真考虑提高本委员会的效率并改进其工作方法的各种建议，但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问题，即大国是否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对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原则？如果只在口头上尊重这一原则，我恐怕无论怎样改进工作方法都不会取得大家所期望的具体成果。

在我们迄今为止所听到的几个发言中，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主要的论题。然而，无论是在对待方案的态度上，还是在对待裁军问题本身的态度上，我们的一些同事都再次强调有必要采取所谓“现实主义”的态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在2月4日的发言中说：

“对第二届特别会议本身来说，现实主义也是一个关键的词。崇高的目标必须依据现实情况来衡量；审查并评估过去的成就必须导致对今后几年的谨慎计划。合理地展望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要比宣布一些过份雄心勃勃的想法更为重要。”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日本大使在2月4日的发言中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他也认为“比较聪明的做法是避免采取过份雄心勃勃的方针, 设法起草一份可核查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过去, 我国代表团曾对这种似乎是实际合理地强调“现实主义”的态度提出过疑问。事实上, 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使目前的现状无止境地延长下去; 更有甚者, 这种现实主义还意味着世界上各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安全气候将进一步恶化。有人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幌子下要求我们接受有害的核恐怖均势的理论, 并要我们无止境地生活在热核战争的威胁之下。当不结盟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表达其正当的安全关注并谋求保护其人民的生存时, 它们就会被斥之为异想天开的、不实际的空想家。我想强调指出, 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争取“玄虚目标”或鼓吹“过份雄心勃勃想法”的说教家。我们只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谋求生存, 在这里技术把世界压缩成一个小小的聚居区,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谋求生存的。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在的地区或区域。今天的任何相邻关系都具有全球范围的性质, 任何对手——不管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对手——既可以近在国界之外, 也可能远隔重洋。今天上午尤金·罗斯托博士在代表美国发言时承认, 在目前情况下“战争的原动力使人无处藏身”。我们中间的那些现实主义者迄今还未答复那些反复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即是否允许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以危害其他所有国家或威胁人类生存的方式来谋求其安全利益? 在第一屆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 各国协商一致承认, 核战争将会对交战国和非交战国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又怎能期望我们接受核灾难的威胁日益增长的现实呢? 难道努力消除这一危险仅仅是“玄虚”的目标吗? 难道谋求自身的生存是“过于雄心勃勃”吗? 我们本来以为这都是普通常识问题, 以为大家都会承认生存的权利是人权中第一位的和最根本的权利。

这种硬要推销给我们的奇特的“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则涉及各种裁军措施之间的关系。我要补充一句, 很久以来大家就普遍承认销毁核武器应在裁军谈判中享有最重要优先地位。《最后文件》清楚, 明确地认可了这一点。然而, 在对《综合裁军方案》进行谈判时, 有些代表团则想方设法地要改变这种优先次序, 他们还争辩说, 不把核裁军同常规裁军完整地联系在一起, 要进行核裁军是不现实的。他们告诉我们说, 核威慑的现实以及在欧洲部署核力量和常规部队的情况, 使人无法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设想在不同时进行所谓均衡裁减常规部队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核裁军。

我们的一些同事也许忽视了核威慑“现实”的另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我可援引原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现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艾克利先生的话，他的话是最有权威性的。1974年2月26日，艾克利署长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联合讨论会上讲话时说：

“那些似乎是精确的核威慑的模型是建筑在这样一条规则上，即‘不要去考虑那些你无法核计的事情’。例如，‘导弹决斗’往往忽视微粒回降问题。而核计是无法解决有关不可靠性的关键性细节的。”

艾克利先生还补充说：

“关于威慑，我们的整个思想结构缺乏实践经验。和人类在其他领域中的努力不一样，核威慑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绝对地、咄咄逼人地要求我们在没有直接的有关经验、没有实验的情况下设计出成功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既没有反复试验和摸索的阶段，也不会有真正的知识。”

有人告诉我们，核威慑实际上防止了一场核战争，并说如果没有核威慑，我们大家都寻求避免的那场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种论点站得住脚吗？艾克利先生不得不说下面一番话：

“正如大家所知，我们防止核战争的努力可能会失败。这不仅是因为缺少一种阻止蓄意攻击的充分的报复能力，而且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由于一个意外事故，非故意的升级过程，或者由于我们无法预料或甚至设想的失误和原因的结
合。这样说来，大家都会同意相互威慑的形势本身不能保证防止核战争……

不结盟的非核武器国家，正是考虑到我们的许多同事拒绝承认的现实情况，率先提出了几项防止核战争的措施。我们建议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我们要求就核裁军的紧急措施进行谈判。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所遭遇到的是阻挠拖延的战术。联合国大会在第36/81B号决议中要求核武器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就这个重大问题提出它们自己的观点。这一决议——印度是该决议的提案国之一——得到协商一致通过。我们希望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不会再听到核威慑会防止核战争这一老的论调。为强调有必要采取其他更为真正现实的措施，就这一问题话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相信核武器国家将会就这一重大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我国代表团认为《综合裁军方案》中包含了一项国际裁军战略。如要使这一战略具有实际意义，它就不仅要制定出发点和目的地，而且还要定出要走的路线。我们的一些同事建议，一边行进一边再制定路线，那样做就谈不上是一种战略。确实，考虑到我们必经之路上的实际地形，我们现在为自己规定的路线可能不得不经一些迂回曲折。但是，除了一味笔直往前走外没有路线的概念，就走上征途，这才应该认为是过于雄心勃勃和冒险的做法。这后一种做法正是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第CD/205号文件中要求我们去做。

在载有《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措施清单的第CD/223号文件中，21国集团不仅表明了谈判的主要奋斗目标，而且还预测将会取得的具体成果。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使却不赞同这样做。一个战略的实质在于预测。如果《综合裁军方案》的措施是概括性的、一般性的，那就没有什么战略计划，没有指引我们前进的路线图。我相信，各成员国还可回忆起在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21国集团曾建议在委员会的某个特设工作小组中就某些概括性的、但却是具体、实质的问题进行核裁军谈判。但是我们的一些同事却认为这些问题的性质太广泛了，在我们确定具体措施之前是无法进行谈判的。那么好吧，先生们，21国集团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并明确提出了谈判的具体项目。如果需要由各国本身决定它们将进行谈判的内容和时间，那何必还要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呢？

有人谈到，要取得裁军的进展，需要进行周密的、按部就班的谈判，谈判者决不能在时间压力下工作。如果关于发展和部署军备的决定也以周密的、按部就班的方式，在长时期内逐渐形成，那么上述说法还可以站得住。但是，军备竞赛就好似洪水一样，慢条斯理地把柴捆堆集成行，想以此来阻挡洪水，那才表明是唯心的空想和雄心，而21国集团的成员肯定没有这样的空想和雄心！

21国集团设想把《综合裁军方案》分成四个阶段，必须在经过谈判和商定的时限内执行四个阶段的工作。然而，这一时限是灵活的。第CD/223号文件的各起草国不相信机械的时限，也不相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所说的“未来事态的发展可使其失去任何效用的时间表的魔力和自动作用”。正是因为有一定的交流差距似乎使我们产生隔阂，以至于尽管21国集团的成员国再三作出澄清和解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还能继续发表这种意见。我们21国集团各国并没有为完成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 印度)

《综合裁军方案》设想一个严格的或自动的时间表。但是, 我们认为如果要使方案具有任何意义, 如果要使方案成为政治上可行的文件, 方案就必须至少在最低限度上有一个完成各项措施的指示性时限。只有根据执行各类措施的时间顺序才能设想方案中规定的优先次序并使其具有实际意义。各种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只能根据其执行时限来制定。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 我们必须铭记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目的。如果通过《综合裁军方案》不会对各国关于军备的决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各国不能充满信心地预料到逐步地、有计划地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将改善全球性的安全环境, 那么这份方案同费因大使提到的大会任何一份毫无结果的决议又有什么两样呢? 所有的国家都是在数年之前就预先作出军备和防务态势的计划。这是现实的。期望一份甚至对执行情况都没有指示性时限的、不固定的《综合裁军方案》会对各国的军备计划产生影响的想法是现实的吗?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似乎又误解了 21 国集团对《综合裁军方案》态度的另一方面。他说, 第 CD/223 号文件规定了一份安排紧凑的谈判日程表, 具体指定了在以后各阶段谈判的内容和应取得的成果, 全不考虑以前阶段的谈判结果。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21 国集团设想的方案每一阶段的内容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的, 即假定前一阶段的措施已经实施。所有的计划都必须遵循这种做法。然而, 第 CD/223 号文件的起草国从未认为以后阶段谈判的内容和执行措施可不同以前各阶段的结果如何。尽管我国代表团和 21 国集团中的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上再三解释说, 审查制度将根据在执行以前各阶段中取得的进展对方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但是仍有人对我们提出这种指责, 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虽然审查制度的具体细节还需进一步阐明, 但是这一原则是清楚明确的。

关于 21 国集团对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态度, 我相信我今天的发言将彻底消除似乎存在的各种误解。不结盟的、无核武器国家的裁军哲学是建立在牢固、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旨在取得实际成果, 对我们所面临危险的清醒估计是这种哲学的根据。那些如此轻率地指责我们缺乏现实主义和追求玄虚奢望的人最好还是彻底检查一下作为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基础的设计。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最后, 我想说我们已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2月2日的内容详尽的发言。他的发言阐明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观点。我们正在研究该发言中提出的具体建议, 并将在以后提出我们考虑成熟的评论。同时我们希望第CD/205号文件的起草国将根据我们今天所作的澄清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主席: 感谢你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和其他代表团一起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届会第一个月的主席职务。我的代表团保证与您, 一位同属于不结盟国家的代表, 在完成繁重的任务中进行充分合作。您尊敬的前任, 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在完成委员会1981年会议最后阶段的工作中表现得十分干练, 也同样值得我们赞赏。我还愿与大家一起为我们的朋友和同事、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去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哀悼。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在此时, 我愿向您和所有欢迎我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委员们表示热烈的感谢, 并盼望与你们密切合作。

我们正生活在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时代中, 这明显地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人们的是非概念被弄得模糊不清; 他对人权的崇高理想已在冷战的气氛中被出卖。如今一个人是否犯有违反人权之罪取决于他所持有的思想意识的观念。对于人权来说几乎没有一点诚实可言。如果在这方面还有足够的客观标准的话, 南非的种族主义者理应首先有资格受到经济制裁。

从象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来看, 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十分有害的, 因此我们认为, 军备竞赛的继续是与世界各国间进行有意义的经济合作背道而驰的。的确, 如果军备竞赛以现有的速度继续下去, 势必将发展到在各国之间引起严重的猜疑和紧张, 以致所有合理形式的相互影响全部中断。我国代表团同意法国德拉戈尔斯大使上星期二发言中的一些结论。“裁军事业也能为国际合作的两个重要目标服务, 这就是安全, 以及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为造福于条件较差的国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着核战争的真正危险的世界, 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核战争“不会产生胜利者, 只有失败者”我国代表团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担心。少数几个国家

(依朱厄尔先生, 尼日利亚)

进行核武器的大规模积累而产生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

在联大35届会议期间, 我国代表团倡议宣布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那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今天一样: 希望通过有效裁军措施和经济上更加平衡能在80年代末看到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目前的趋势清楚地表明, 这一目标正处于实现不了的危险。这将是人类的大灾难。正如我国总统谢胡·沙加里阁下198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上所说的: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结国的第二次审查会议失败的时候, 军备竞赛已呈现出一个新的危险的势头。就世界经济问题进行的南北对话由于连展开谈判的程序都不幸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陷于僵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谈判气氛中目前存在的僵局, 对于所有人来说前景极为可怕。也许, 事态要比我们认识到的还要严重, 世界正危险地悬在边缘上生存和灾难之间的危险的边缘上。”。

我国代表团一直在与那些将安全建立在核威慑的理论基础上的国家争论, 原因是我们这些无核国家也要生存下去。我们将坚持这样的看法: 威慑, 战略平衡和均势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狭隘的安全利益的基础上的, 这些国家顽固地拒绝考虑第三方面国家的根本的安全利益。正如我国代表团曾在好几个场合说过的, 事实是, 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越发展, 核战争的危险也就越大。

在非洲由于南非拥有的核能力, 核武器扩散的危险日益增大, 尽管非洲统一组织早在1964年就对非洲的非核化做出了决定, 这些发展只能在非洲大陆的和平道路上设下一个严重的障碍。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第12段指出:

“事实上, 各种族主义政权大量积累军备和取得军备技术, 及其取得核武器的可能性, 对面临迫切需要裁军的世界社会构成一种日益危险的障碍和挑战”。

我国国家对于南非取得核武器对非洲大陆所造成的危险认识得再清楚不过了。此外, 通过秘书长关于履行非洲非核化宣言情况的报告, 即文件第A/35/402号, 世界社会可以清楚地看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造成的危险。事实正如该报告第89段所说的:

“南非要获得和部署核武器就得在外交上和政治上付出高昂的代价, 如果南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非竟然使用了这些武器，那代价就更惨重了。不过，由于南非领导人不顾一切地要维持种族隔离制度，可能就无法理智地衡量得失……”。

我国一直在不同的讲坛上利用机会对南非及其西方联盟之间的勾结表示痛惜，在这个委员会中我们也要抓紧机会这样做。

现在请允许我简要地谈一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本届会议应该重视的一些实质性项目，特别是当我们正接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时候。

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是委员会应该紧急进行讨论的两个最中心的和优先的项目。凡是一切有利于核禁试的话都已经说尽了，这样的提法几乎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联合国大会的无数决议证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持续的关切。最近联合国的第36/85号决议题为“大会第35/145B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执行段落中，不仅重申了委员会在核禁试谈判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而且其执行部分第6段中要求：

“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步骤，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将于1982年举行的会议初期的最高优先工作。”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项决议并希望本届会议有可能建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

我们同意有些人的意见，认为对缔结该条约的一切技术障碍都已进行充分的探索，剩下的问题是核武器国家缺乏进行谈判的政治意志。核禁试在停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和此种武器的发展，以及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这个紧迫任务中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事实已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最后文件》的第51段中清楚地体现出来。

铭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的时间离我们只有几个月了，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再继续拖延能够商定建立一个综合禁试工作小组的话，将是十分有益的。这一成果的取得将显示出委员会对于国际社会赋予它的执行谈判的责任是能够作出积极贡献的。为此，我的代表团呼吁那些至今还未表同意的核武器国家加入委员会中就这一问题存在的一致意见。

作为CD/204号工作文件的起草国之一，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在委员会中达成一致意见的规则不应解释为是妨碍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尤其是在如核禁试条约

(依朱厄尔先生, 尼日利亚)

这样一个关键和重要的领域内。

我们这些对于签署禁核扩散条约满怀信心的国家来说, 该条约的第Ⅶ I 项条款已成为一种形同虚设的规定这个事实是极为令人担心的。

我已经强调指出了核战争的危险。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那种认为核武器应作为一种手段去抵销常规武器方面已查觉到的不对称现象的看法。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主要的原因是核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不能将它和常规武器进行比较。

我国代表团欢迎上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经过安排的非正式会议, 并认为在本届会议期间应再进一步召开这类会议以便继续保持那些会议所产生的动力。为此, 21国集团的工作文件(文件CD/180号)应该为导致关于建立一个工作小组的经过安排的讨论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认为, 大会的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应该成为特别会议的一个新概念的开端, 正因为如此, 我的代表团继续对综合裁军方案给予极大的重视。特别会议不应仅仅是一种定期的聚会, 而应该与审查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情况有机地联系起来。我们相信, 在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指导下, 有关这一议题的工作小组将会取得必要的进展。然而, 我国代表团也明白地意识到在进行中的谈判成果之取得, 决定于进行谈判的政治意志。在这一点上, 我国代表团同意墨西哥代表在本届会议的首次发言中所表达的观点, 即, 在拟定综合裁军方案时, 任何背离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文字和精神的行为将使裁军事业倒退。

在一月份进行的广泛的谈判产生了一些有用的成果。我的代表团有兴趣地注意到, 不同集团之间的意见正在逐步取得一致。我们相信, 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 将是《综合裁军方案》得以成功拟订的好兆头。

我国代表团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该考虑的关键方面是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近结束的联合国对该题目所作的研究, 特别是在结论的第391段中叙述到:

“这项调查十分强烈地说明这个世界或者以特有的势头继续进行军备竞赛, 或者在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的秩序范围内有意识地, 并以审慎的速度向更加稳定和更加平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两者是不能同时进行的。”

在过去三年中变得很明显的事实是, 核武器国家更关心它们的狭隘的安全利益, 而不是向无核武器国家进行可靠的保证, 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核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武器国家目前的态度只能导致武器横向扩散的危险升级以及这种升级所包含的一切固有的危险。

我不想在我今天的讲话中详尽地讲述为什么核武器国家现在宣布的声明不足以作为可靠的保证。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这不仅从常规战争的范围上看，而且还从它所包括的国家来看，因为它似乎只包括各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联盟。安理会决议第255号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联盟之一威胁使用核武器或被威胁使用核武器时问题又将出现。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应该继续设法找出一个可以普遍实施的“共同方案”。我们认为上届会议工作小组审议过的供选择的方案应加以进一步探讨。联盟关系、部队部署和核武器扩散给予无核武器国家极为有限的保证。然而，就消极的安全保证问题缔结一项具体的国际公约以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成为核讹诈的受害者。联大题为“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第36/95号决议呼吁：

“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志，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

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工作小组工作过程中，这种极为需要的政治意志将明显表现出来。

关于其他现有的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本届会议期间明确需要扩大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使它不仅仅是担任“审议”工作。我们的看法是，经过适当修改后的职权将指导工作小组走上制订一项公约的案文的正确轨道上。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罗斯托先生今天上午提出的美国对化学武器的一项经修改的职权的支持。不过，关于协商委员会的作用，申诉程序、公约的范围以及核查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制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的谈判状况要求各个代表团作出更大的努力缩小他们在范围和定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前进，以便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请允许我就本年度议程中所列入的新的项目提出一些看法。我的国家是那些对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于外层空间日益军事化深表忧虑的国家之一。仅卫星武器、高能光激光器 and 粒子束武器的更频繁的使用使外层空间成为一个未来的战场。鉴于这种发展是违反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精神和文字的——该条约旨在促进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以造福于人类——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议题需要在委员会列出的优先审议项目的范围内给予审议的地位。

我国代表团还对于委员会将提交给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予以极大的重视。我们认为，该报告应该是对进行裁军谈判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作的贡献的一个评价。需要在委员会中尽早对这项议题进行审议，以便能够就特别报告的形式问题作出决定。

第二届特别会议距离现在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委员会面临的任务是非常巨大的，期望也是崇高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程序问题的讨论上。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在本周内将通过临时议程草案和工作计划，以便立即就议程中的各个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引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向1980年联大的致词。在那次会议上他说：

“目前变化无常的国际形势向所有担负着保卫人类命运的责任的人提出了挑战，要他们停下来思考。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促成目前国际危机的结构和概念不可能保持不变。任何有机结构如果没有适应变化的手段也就没有生存的手段。自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用在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的五千多亿美元的金额，远远超出急需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类从贫困和堕落中解脱出来的开支。必须进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以便将人类从无限的忧虑，实际上是一场大屠杀中拯救出来。必须进行裁军，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要叙述的观点。我不知道那些将经济政策建立在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上的国家是否也曾考虑过这样一个观点：只要军备竞赛在现有的水平上继续下去，这场斗争是不可能取胜的。

主席：我们实际上已用完了今天上午的时间。如果委员会同意，我建议全会现在暂时休会，到今天下午3时15分再开。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依此办理。

下午1时15分休会，3时15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52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委员会将听取今天已登记的其他几位代表的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在2月2日的发言中已就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些基本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立场。在本届会议的开幕式上这样做，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想以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设法在遏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一些具体方面取得进展的话，那么它就会为解决消除战争危险这个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基本问题作出不小的贡献。不幸的是，战争的危险近未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就使委员会的责任更加重了。

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委员会面临的~~任务~~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因此，我们强烈地谴责有些代表团的~~做法~~，他们把一些与谈判的内容毫不相干的问题塞进我们的谈判，并把性质大不相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以此使委员会的谈判难上加难。我们深信，委员会的任务是集中注意力解决与限制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客观地分析裁军谈判中出现的真正困难，共同为克服这些困难而工作。

谁会否认：当前和平事业的根本危险是军备竞赛的疯狂升级，主要用于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更新型的武器系统的发展，以及与此同时对那些以进行和打赢核战争为基础的~~理论~~的宣传？

确实，美国代表团在其今天的发言中不可思议地声称不存在任何军备竞赛。这种说法的意思是，美国没有增加军备，没有扩大其武库，没有把它的军事预算膨胀到巨大的数额。显然，所有这些都只是些幻想。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实际存在的事实吧。

最近几天，我们已听说了向美国国会提出的一份1983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这份预算清楚地反映了一种使军备竞赛升级的政策。在美国和北约国家，以突然增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加军事预算的做法来迎接各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已成为一种传统。1978年召开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时情况就是这样，当时北约国家通过一项决定，系统地增加该军事政治联盟各成员国在以后几年的军事预算，同样，这一次又作出了增加军费的决定，而且增加得更多。在第二届特别联大的前夕，美国正准备通过一份创战后年代最高记录的军事预算。根据美国总统的预算咨文，在1983财政年度，单是美国战略核力量的支出一项就从160亿美元增加到230亿美元，所谓一般性目的部队的支出从88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海军和快速部署部队的支出也将增加上亿美元。单建造航空母舰一项就将花费68亿美元。明年共要求总数为2580亿美元的军事拨款。很明显，里根总统关于大规模生产新型化学武器并为此拨款七亿美元的决定，只能看作是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赠送的某种“意外礼品”。罗斯托先生关于美国同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声明很难使这粒苦药丸变甜一些。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美国在五年中的军费总数将会达到实在难以置信的一万六千亿美元。

这么多亿美元的钱究竟将用在哪里呢？

1981年10月初，美国总统里根宣布了他的八十年代的“战略方案”，不仅加强和扩大了原先已经批准的计划，而且还设想发展和部署新的武器系统。美国的战略方案特别重视M X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每一枚这种导弹上装有十枚命中率极为准确的弹头，这使它能摧毁严加保护的目标，也就是使用这些导弹进行“解除武装”的打击。

美国领导人批准建造和部署的“三叉戟-2型”潜艇所载运的弹道导弹实际上与M X型导弹具有相同的军事威力。另有一项计划准备在八十年代生产质量更新的战略轰炸机，即“B-1B”型轰炸机，并以各种类型的战略巡航导弹来武装“B-52”型轰炸机机群。同时，还在加紧活动，发展有效的反导弹防御装备，建立发动外空战争的手段，大规模扩大和更新美国发动化学战争的能力，以及高质量地重新装备其地面部队。

美国为了取得军事优势的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无疑是在西欧部署近600枚美国的中程导弹的决定，这将使北约集团在这类运载工具方面以3比2领先，并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相应的核有效载荷方面以 2 比 1 领先。

总之,看来美国领导人非常希望通过质量优势在军备竞赛中取得“胜利”。

今后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工作的所有经费中,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费用将用于为发展新型的、毁灭性更强的武器奠定科技基础。新型武器系统的生产也正在积极地进行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关巡航导弹的计划。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在 2 月 2 日的发言中相当正确地指出了这种以在军备技术上领先为基础的估计将可能产生的结果。人们很难不同意她的警告。

我们有正当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需要如此庞大的军事预算?为什么美国通过许许多多方案,发展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新式武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是这样一种说法,即美国以及实际上整个北约集团已落后于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这个说法完全不真实,看看事实就能轻而易举地驳倒这种说法。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曾多次在世界上挑起危险的军备竞赛的升级——我们曾几次举例证实这一点——但在最近几年,苏联和美国之间以及华沙条约国家与北约国家之间仍大致达到军事上的均势,而且这种均势现在仍然存在。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无论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还是在常规军备和武装力量方面,都存在这种均衡。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的时候,苏联和美国就其战略武器的数量交换了详尽的资料。委员会的成员们是熟悉这些数字的。苏联约有 2,500 枚战略运载工具,美国有 2,300 枚。但是,就战略弹头的数量来说,美国远远超过苏联——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但是总的来说,这一领域中大体上是均衡的,这种均势有待通过条约的实施进一步加强。而且,这一领域中大体均衡的状态也在 1979 年及以后得到了最有权威的美国领导人的承认。

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是不是能设想,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苏联就能在需要许多年进行发展的战略武器方面取得优势,或甚至取得较大优势呢?1981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黑格先生在与美国报纸主编会见时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苏联在这一领域中的优势只是蓄意的捏造。他说,“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我们两国继续保持着大体均衡。”

欧洲中程核武器方面也存在着大体的均等,即北约国家部署在西欧国家领土上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和毗连欧洲的水域上的基本的导弹运载或飞机运载的能打到苏联领土上目标的核武器,也就是说射程为一千公里或一千公里以上的核武器,与苏联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射程类似的相应武器之间存在着大体的均等。北约国家有986枚使用于欧洲大陆的运载工具。其中包括723架美国飞机,64枚弹道导弹和55架英国轰炸机,以及属于法国的98枚导弹和46架轰炸机。苏联有975枚类似的军事运载工具,其中包括461架飞机和514枚导弹。

关于罗斯托先生在发言中提到的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欧洲核武器的谈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L·I·勃列日涅夫先生最近在莫斯科与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们谈话时对这些谈判的形势作了详尽的估计。考虑到勃列日涅夫先生那次谈话的重要性,苏联代表团准备将他谈话的全文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北约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的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数量同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然,在这个领域里进行对比是更困难一些,因为这一领域中种类繁多,性质差异大,而且这些部队的结构和组织也不相同。但是,看一看基本的组成部分就能看出大体上的均等。例如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武装部队有490万人,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军队还不到480万人。就坦克的数量而言,北约拥有24,000辆,而华沙条约国家也多不了多少——25,000辆。就空军而言,尽管华沙条约国空军的军事飞机比北约国家多一些(1.2比1),但北约在空中支援能力方面领先(3比1),直升飞机的数量也多一些(1.8比1)。在维也纳会谈中最近一次交换的1980年1月1日的实力对比数据证明,双方在中欧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的数量大体均等,北约国家为991,000人,华沙条约国家为979,000人。

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这种数字上的对比,以证明确实存在均衡。苏联国防部编的一本题为《对和平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的书详细地罗列了苏联和美国以及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约国家之间各种武器的对比数字。这本书于1982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如有代表团感兴趣,我们可以提供。书中提供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表明,均衡不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存在于事实中。因此,美国没有必要在武器方面赶超苏联,因为它并没有落后于苏联。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西方的战略设计者们明白这一切吗?他们当然明白。然而,他们今天正在准备和通过的增加各类军备的计划是战后整个时期中独一无二的。那么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为了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均势,并使美国和北约国家取得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军事优势。里根总统在1981年10月17日与美国地方报纸主编会见时比较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目标,他在讲话中很坦率地说,“俄国人不可能跟上我们。”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先生最近在中东之行时发表过许多同一腔调的讲话。

美国对待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的实际政策是与其取得军事优势的计划相配合的。美国中断了与苏联就一些重要问题的谈判,比如限制战略武器、禁止化学武器,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限制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等等。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许多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关键方面进行认真谈判的倡议,一年来一直遭到阻挠。

军备限制领域中的任何倡议和步骤,只要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美国与军备竞赛有关的计划,都会被宣布为不适当。今天,我们听到禁止核武器试验也属于这类倡议——核禁试是绝大多数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争取实现的措施,但显然“必须同西方各国维持可信的威慑力量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指出,这仅适用于西方国家。看来,只要华盛顿认为设立核禁试工作小组会破坏整个威慑理论及其实践,该工作小组就不能设立。

阿瑟·考克斯在今天出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其中谈到美国对裁军谈判持消极态度的原因:“然而,不愿进行认真谈判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里根政府内部仍未解决的政策辩论。鹰派仍然占多数地位,他们反对真正的军备控制和军备裁减。他们宁愿追求核优势的幻想。他们非但不愿意裁减核武器,反而想制造并部署“M X型”、“三叉戟-2型”、“潘兴-2型”导弹。他们中间有些人声称这些导弹能使美国打一场核战争并在战争中取胜。他们千方百计要使核武器的使用成为合理的战争手段。这种努力不仅特别危险,而且简直是发疯。”

北约国家正在设法以提及世界各不同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办法来掩盖其对裁军谈判的非建设性的态度。关于罗斯托先生今天在发言中提到波兰的问题,我想谈谈下列看法。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北约国家企图以某种方式为其干涉波兰事务的行为辩护, 编造了各种的说法, 声称波兰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下实行军法管制的, 并说苏联已普遍地卷入波兰目前局势的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波兰最高当局采取的措施是波兰国家决策的结果; 这是波兰人的事, 而且仅仅是波兰人的事。难道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比波兰领导人的声明更有权威性?

同时应该清楚的是, 苏联不能对社会主义邻国波兰的命运漠不关心。几十万苏联人为把波兰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事实不可能从苏联人民或波兰人民的记忆中抹去。

当然, 如果有的目的是要中断谈判并运用一切手段拖延解决限制军备竞赛方面的紧迫问题, 那自然会使出任何计谋, 包括提起某一国家的形势。

我们今天听到的美国代表罗斯托先生的发言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和他的“冷战”时期的许多前辈一样, 他认为邪恶的根源只会出自于“苏联之手”。在我们这个时代, 这一类的言论我们听到的可真不少! 他的发言还会使人相信, 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 即美国和苏联, 其他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对世界局势都没有特别的影响。

罗斯托先生的发言实质上集中了当前美国宣传机器的一切基本论调, 美国正是以这种宣传为其大肆扩军谋求实现军事优势的政策辩护。

我们不想和罗斯托先生论战, 因为这只会分散委员会处理其重大问题的注意力。但是,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下列事实。

在所谓苏联军事威胁的种种绝顶虚假说法的烟幕下, 美国正在设法实现一种不仅仅是威胁苏联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其制度不合美国统治集团的胃口, 这个国家就可能是或会成为美国军事实力的受害者。我们不想学罗斯托先生的样, 去谈论那些其内政受到美国干涉的国家的形势。大家都清楚哪些国家和地区是由于美国的行动成了出现危机形势的地方。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一事实, 即那些主张在研究国际形势时将各种事态发展联系起来的人却感到并没有必要去提及以色列并吞戈兰高地一事——这是几天前联合国大会明确地谴责的侵略行径——或提及南非侵略者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 或萨尔瓦多军事政权的血腥罪行, 或多年来北爱尔兰的流血事件, 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国际生活中确实需要立即加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讨论这些问题的适当地方, 虽然这些都是紧要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问题,因为它们与限制军备管制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委员会中讨论这些问题不是现实的方针。

真正现实的方针是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基础上,考虑到各方的正当利益,在谈判桌上解决最为尖锐的国际问题。苏联主张的正是这种做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L·I·勃列日涅夫上周在会见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时也再次权威性地指出了这一点。正如勃列日涅夫说的,苏联领导人坚信,“任何国家把它的政策建立在发动核战争并在这种战争中取胜的想法上,都是疯狂而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人类命运的冒险赌博。外交不应使局势复杂化,而应解决复杂的局势。对当今世界上的冲突局势和引起争论的问题不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进行耐心和建设性的谈判,进行保证真正限制和销毁武器的谈判。”

这就是苏联要求采取的做法。

杜亚尔特先生(巴西):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并代表我国代表团以及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向你保证,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国代表团将与你充分合作。

我国代表团在今天的发言里要专门谈一下委员会1982年届会议的一些程序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有关议程和工作计划以及委员会本身的活动安排。

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对这些程序方面的问题应尽早作出决定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轻率地作出这些决定或者不应对这些决定的含义和提案的理由进行彻底审查。不应把程序的讨论看作是某种属于次要范畴的问题,可以肤皮潦草地加以处理。大家都知道,对工作进行周密安排,特别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一个多边机构中,是完成有关实质性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不应把程序问题的讨论看作为纯粹是浪费时间。顺便说一下,我们正在从事于拟定出一个综合裁军方案,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它将是成为裁军本身的实质性工作所必要的骨架。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对议程和工作计划的讨论是一个严肃和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影响着我们工作的真正实质。为此,我国代表团不同意那些催促委员会尽快把程序问题讨论掉的人,他们的根据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集中力量拟定提交第二届

(杜亚尔特先生, 巴西)

裁军特别会议的报告, 好象提出这样一个报告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我们认为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证委员会审议的优先问题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样在这个论坛上就这些优先问题所达成的成果本身就是对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所作的积极的贡献, 然后再把它们列入我们向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去。

我国代表团因而认为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周进行的讨论与迅速完成我们的任务有关。我们希望, 在这些讨论中提出来的不同立场的见解将会迅速产生满意的结果, 使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有条不紊地进行其实质性的工作。

鉴于这些想法, 让我简单地谈一下这些会议中提出的某些问题。许多代表团, 特别是属于西方集团的代表团支持秘书处的建议, 将有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列入为新议题。我愿顺便建议, 除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另外有明确的指示, 今后秘书处的工作应限于草拟一项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届会议遗留的那些议题的建议议程, 以及要求委员会采取具体行动的联大决议的综合性的一览表。这将有助于避免引起误解并使委员会对议程草案的具体内容作出确切的指示。我不想在此详述关于提高委员会工作效率的建议, 但是, 也许提出一些简单的措施对达到这个目标会有很大帮助。例如, 采取一些必要的行政步骤使文件以及逐字记录的提供和分发更快些, 尤其是当发言事先未准备好的时候。

在就议程进行辩论的现阶段中, 秘书处草案的支持者们认为将外层空间问题列入议题的基础是36届联大的两项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抓住这一问题的。虽然这两项决议在涉及主题方面稍有不同, 因而在上星期五引起了分歧意见, 但看来有可能在制定建议的新项目问题上达成妥协。然而巴西代表团的立场是基于其他, 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考虑。我们对大会对本委员会的要求没有怨言, 并且对于决议的实质部分无论在讨论时还是在大会投票时确实都不反对。巴西一向认为, 委员会应该遵循大会的各项决定, 在此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有义务遵守这些决定。我仅愿回顾一下, 在联大上届会议期间, 巴西代表席尔瓦大使在第一委员会中就一些社会主义和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分别提出的有关外层空间的两个决议草案谈了以下看法: “多年以来, 巴西和其他成员国一直主张有必要采取迅速的行动, 以保证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现在正是作出负责的多边努力来确保外层空间专门留作和平用途的时候了。”席尔瓦大使在同一讲话中谈到了对大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意见:

(杜亚尔特先生，巴西)

“我们的意见仅仅是主张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应抓住每年议程上的六个实质性的问题，其中包括大会一再列为最高优先项目的两个议题：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参加第一委员会的巴西代表团甚至考虑到应对两个决议草案进行修正，建议把外层空间的问题应委托给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而不是委托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当我们将这一修正想法进行了探索时，我们得到了一个决议起草小组的同情，但受到了另一个决议起草小组的坚决反对。最后我们决定不提出任何修正，并对两个决议都投了赞成票，同时对投票作了解释，说明了我们认为确保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进行有效和迅速的谈判的最有效的论坛。我感到不得不叙述一下这些事件，因为去年秋天我们在纽约表达的忧虑和担心看来不幸现已成为现实。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由东方和西方的代表团同时提出的一项建议，认为在我们的议程上列入一项新的项目，理由是这是大会的一项具体决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做的，但是对那些早已被列入议程的项目，大会的许多决定都将它们指定为高度优先和急迫的问题，并曾不断地，强烈要求委员会和它的三个委员分别就其采取迅速和具体的多边行动加以处理的这些议程项目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关于那些优先项目是指核禁止武器试验和核军备竞赛以及核裁军，我们已看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主要是由21国集团为开始具体的谈判所进行的努力被两个委员会委员蓄意的坚决反对而遭受挫折。这两个委员对于如何有效地在这个多边机构中解决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尽管我在上面已提到大会曾不断作出要求。当然我们还应特别考虑《最后文件》本身。今天上午我们所听到的尊敬的美国代表，罗斯托先生的发言并没有表示出愿改变这种姿态的任何迹象。

在星期五讨论议程和工作计划时，尊敬的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提出一项建议大意是将项目1和项目2合并起来成为单一的形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菲尔兹大使说的是，这样就可以就两个问题诱发出“创造性的提案”。我不打算在此详细阐明为什么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他的建议的理由。我相信其他大多数代表团也不会同意。我只愿回想一下，在这个和其他很多讲坛中我们曾不断听说核方面的事情是高度复杂的。那么将项目1和项目2合并只会增加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样，由现有

(杜亚尔特先生, 巴西)

的项目 1 和项目 2 组成的“混合”项目难以看出能作为最恰当的方式，去解决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世界社会多年来十分关注和努力研究的，现在只等着两个核武器国家能在这个讲坛中进行多边谈判中表现出政治意志，而我确实盼望着能听到美国代表团就这个项目会提出些怎么样创造性的和具体的提案来。

在结束讲话时我还愿重申：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程序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所作的努力得以成功是十分重要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打算继续以同样建设性的精神参加这些讨论。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很多代表团在委员会中已经多次表现出这种精神。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尽最大努力使我们最后同意的议程和工作计划符合大会委托给委员会的各项义务和职责，并且符合大会决议所规定的优先次序。这样做时，我们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能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最大可能的贡献，这就是：就我们面临的优先问题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谢谢你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一九八二年届裁委会第一个月的主席，并衷心希望在你干练的主持下，本届会议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前任主席萨尼大使阁下对裁委会工作所作的贡献，我表示感谢。我也愿借此机会欢迎今年新参加裁委会工作的各国代表。中国代表团对意大利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本届裁委会春季会议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的最后一轮会议，中国代表团愿与各国代表团合作，为完成本届会议担负的重要任务共同努力。

自从一九七八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以来，三年多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国际上发生了不少事件，形势愈趋紧张、动荡，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形势十分动乱不宁，战争危险增长，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使世界人民焦虑不安。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开了三届会议，虽然许多国家作了很多努力，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裁军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不仅没有减缓，

(田进先生，中国)

新一轮军备竞赛又已展开。一个超级大国在大力宣扬其“八十年代的和平纲领”的同时，正急剧发展其军事实力，夺取全面军事优势。它在核武器方面取得大体均势后，还在加紧发展和改进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继续部署机动中程导弹，并建造新型导弹潜艇，力争在技术上超过其对手；在常规军备方面，它在保持数量优势的情况下，正在大力改进武器装备的质量。另一个超级大国不甘示弱，也在继续增加军费，发展新型战略导弹和导弹潜艇，并加强常规部队的作战能力。这清楚地说明，裁军缺乏实际进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超级大国没有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它们所声称的裁军意愿，完全不考虑世界人民对裁军的迫切愿望和合理要求。

不仅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加紧扩军的同时，在全球的争夺也明显加剧。在亚洲，一个超级大国大力推行其南下战略，继续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占领，还增加兵力，对阿富汗人民进行镇压和残杀；并且支持地区霸权主义继续侵占柬埔寨。它们顽固拒绝执行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的要求无条件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军的庄严决议，受到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在欧洲，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更新武器装备，加强军事部署，频繁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近来的事态表明，中欧的局势比以前更加紧张复杂。连过去相对平静的北欧地区，也发生了中立国领海遭到外国潜艇侵犯的严重事件。还应该提到，在中东，以色列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继去年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后，近来又悍然吞并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使局势出现新的紧张。国际局势的恶化不可避免地破坏裁军谈判所需的国际气氛。

广大中小国家对国际形势的恶化，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战争危险的增长，感到严重关切和不满。它们坚决反对危害世界和平的霸权主义侵略扩张，要求制止军备竞赛，积极争取裁军。我们认为，要使裁军取得进展，必须从国际形势，包括军备竞赛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裁军应遵循的原则和有效的实施途径。当前世界军备状况是：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军备水平。据一九八〇年联合国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的关于“核武器全面研究”报告和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的统计，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各种类型的核弹四万八千枚，占世界核弹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它们的军费开支约占世界军费总额的约五千亿美元的五分之四，远远超过世界其它一百几十个国家军费的总和。它们拥有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更是其它所有国家无法比拟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们的军事实力，而特别在于它们对世界和平和各国

(田进先生，中国)

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在这方面，那个起劲叫嚷缓和裁军的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争霸行径尤为突出。因此，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减少战争危险，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要求两个超级大国首先切实裁军。

在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人们也谈到核国家和无核国家间存在着不平衡现象。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拥有核武器，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核武器。无核国家要求核国家裁军，消除这种不平衡现象，这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同意所有核国家都应对核裁军承担其责任。我们一贯赞成并支持世界人民为争取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努力。在具体步骤上，由于当前两个超级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实际的和严重的威胁，只有它们首先切实地、大规模地裁减并销毁它们的军备，才能为其它核国家和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裁减军备创造有利条件。在两个超级大国和其它国家间的巨大军备差距大大缩小以后，其它核国家应同超级大国一起按照合理的比例裁减军备，直至彻底销毁核武器。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核武器的纵向扩散的停止，广大中小国家遭受的核威胁减少，也必将有利于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

应该指出，如果在现阶段不区分各国军备水平的极大悬殊，不考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来自何方，笼统地要所有核国家和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一起进行裁军，这只能有助于超级大国长期保持军事优势和进行侵略、扩张、威胁、讹诈的能量。超级大国就是施展这种要其他国家一起裁军的伎俩，为自己拒绝裁军制造借口。正因为如此，在联合国的有关会议上，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强调了超级大国对裁军承担首要责任。裁委会二十一国集团关于裁军措施的建议也反映了要求超级大国首先裁军的主张。中国代表团赞成这些合理主张。我们认为，两个拥有最大武器库的超级大国首先裁军，是裁军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衡量裁军能否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

下面我愿谈谈我们对本届裁委会会议其他一些议题的看法。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问题，这是第二届特别联大的一项重要议题。本届裁委会要拟订《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提交裁军特别联大审议通过。从两年多的讨论情况来看，为制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还需要作出很大努力。为了推动裁军的

(田进先生, 中国)

进展, 二十一国集团积极倡议制订“方案”并提出了许多合理意见和建议, 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我们认为, “方案”的制订, 应该紧密联系国际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实际情况, 充分体现两个超级大国首先裁军的根本原则, 以便对裁军进程起到实际的促进作用。为了有效地实施“方案”, “方案”应该适当分阶段进行, 各阶段可规定指示性时限, 并需要为检查“方案”的执行确定必要的审议机构和程序。各国通过认真谈判制订“方案”以后, 须对“方案”承担义务和责任, 并切实贯彻执行。

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是历届裁委会的一项重要议题。这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继续被用来屠杀人民, 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去年以来, 又有许多关于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等地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令人不安的是, 拥有庞大化学武器库的超级大国正在加紧生产、发展和部署这些武器。这一切说明制订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的任务更加紧迫。我们赞同许多国家关于应扩大工作组织权的建议。

我们主张未来公约的禁止范围应包括使用。未来公约如果重新强调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将是对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补充和加强。为了保证未来公约的切实执行, 我们主张规定严格有效的国际核查措施, 其中包括对使用化学武器, 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 以及拆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现场视察。

关于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广大无核国家在面临严重核威胁的情况下, 要求核国家在实现核裁军之前, 无条件地承担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并在此基础上尽早谈判缔结一项国际公约。中国代表团支持这个要求。对各方就此议题已提出的或将要提出的建议, 只要真正有助于加强无核国家的安全, 我们愿予以积极考虑。我们认为, 核国家应该考虑无核国家关于保障其安全的合理要求。核大国从各自狭隘的利益出发, 对无核国家提出种种条件, 要无核国家首先保证该大国的安全,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势必阻碍裁委会在此议题上取得进展。

三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要求本届裁委会审议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近年来, 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积极发展外空军事技术。它们已拥有一些接近使用阶段的外空武器。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扩大到了外层空间。这也是它们当前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军备竞赛的一个特点。

(田进先生, 中国)

外空武器的发展, 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 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和警觉。防止外空军事化的问题由裁委会来审议是适当的。我们主张, 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外层空间应该用于和平目的, 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我们反对在外空进行任何危害和平和安全的军事活动, 同时反对那种口头上高喊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 实际上却在大力发展各种外空武器的行径。

最后我想提到, 现在距离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代表团期望特别联大能取得实际成果, 为裁军提供新的动力。本届裁委会需要加紧工作, 对这次大会作出贡献。中国代表团愿为本届会议和特别联大的成功而努力。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 谢谢中国代表对会议主席发表的友好讲话。

今天名单上要发言的都已发完。还有哪位代表想发言的?

德拉戈尔斯(法国): 主席先生, 我只要求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刚才尊敬的苏联同事列举了一些数字, 目的是要说明在核武器领域中, 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以及美国和北约国家之间拥有的装置数量大致相等。我国代表听到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把法国的核武装力量也计算在内了。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 法国的核武装力量是不能同其它国家算在一起。法国的核武装力量不受任何外部国家的控制, 是纯粹向法国政府负责的。以上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要讲的话。

主席: 二十一国集团的联系人要求我通知有关成员, 该集团的会议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在本会议室举行。

我愿意通知大家, 星期四全体会议上要求发言的人很多。我估计列入发言名单的各会员在那天上午不可能讲完。同时, 我们要记住, 本委员会业已同意,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特设工作小组将于星期四下午举行会议。因此, 我认为我们应在本周星期五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星期五我们可以结束星期四遗留下来的发言,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那就在结束全会以后立即举行非正式会议。如果有必要, 星期五下午还可以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议。如没有反对意见, 会议就这样决定。